人间

编辑：柳再义 (025)83279183
E－mail：jsgrb_renjian@163.com

万象

女孩从小爱吃头发 胃中取出4斤半头发团

恶心、呕吐、啥都吃不下，腹部微微隆起，摸起来还硬邦邦的，羊年春节对花季少女程程(化名)来说是个折磨。春节后，程程的父母带她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发现程程的胃里竟然满是头发。经过一个小时的手术，医生取出了水泥砖大小的巨大发团。

“二月初女儿就总是莫名腹痛。”程程妈妈说，伴随腹痛，女儿的食欲和饭量也越来越小。孩子才15岁，起初夫妻俩以为孩子处在长身体的阶段缺少微量元素，就补锌补钙。但程程腹部渐渐隆起，过年期间啥都吃不下，肚子摸起来还硬硬的，不疼也不痒。

好不容易挨到初七，父母带程程到武大人民医院检查。做腹部CT时，医生发现程程胃里面有网状的东西，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直到做胃镜前，程程才告诉妈妈自己一直有吃头发的习惯。果然，胃镜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程程的胃里全是黑色的头发。

“她体内的头发团形状像胃，一根根黑色的头发密密麻麻缠绕成团，跟石头一样硬，有4.5斤重。”据程程的主刀医生、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马书进介绍，像这种巨大头发团，绝不是短时间内吃进去的，由于头发不可能被消化掉，也很难排泄，所以程程会出现消化不良、严重贫血、腹痛等症状。如不尽快取出，会导致孩子胃溃疡，甚至肠梗阻、幽门梗阻等。

程程为什么爱吃头发呢？该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朱志先副教授告诉程程妈，爱吃头发的病人在医学上被称为“异食癖”，专爱摄取食物以外的某种东西吃，如吃纸屑、石头、玻璃、泥土等，目前并不清楚该类病症的具体病因，但更多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朱志先提醒家长，“异食癖”多发于儿童时期，应引起重视，发现孩子患上异食癖后，要及时寻医。作为父母，平时要多加关心，注意孩子的行为、饮食方面的异常。对于有“异食癖”倾向的孩子，应及早做微量元素检测、心理评估，以帮助孩子彻底戒掉吃异物的行为，正面引导孩子摆脱不良习惯。

王恺凝 高婷 邹亚琴

他用良心做计量

——记南通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计量室主任邵凡

通讯员 刘胥雯 记者 王君东

他从事电力计量34年了。34年里，他经历了机械式、电子式，再到智能电表升级换代的历程；34年里，他经历了供电公司由传统营销专业体制转向“三集五大”—“大营销”体制的重大改革；34年里，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他从一个普通的电能表校表工，成长为供电计量方面的专家骨干。

他就是邵凡，一个始终坚持用良心做计量的供电计量人。

“他让居民电压表箱故障率不断地降下来”

“邵主任简直就一个工作狂，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问题都要究根溯源、不获全胜不罢休。正因为这股韧劲儿，他让居民计量表箱故障率不断地降下来，为许多人带来了实惠。”来到南通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计量室一说起邵凡，检验检测班员工鲁燕话语里是满满的敬佩。

也难怪，最近三年来，南通供电公司正大力改造老旧小区表箱，已投入近亿元改造资金，为440个老旧小区、30万余名用户带来了可靠稳定的电能。“在这份骄人的成绩里，邵凡主任的作用真是无可替代！”

2011年4月，表计装接任务开始纳入到邵凡任职的计量中心管理。他从“95598”报修工单统计数据中发现，一部分老旧小区的表箱报修率比较高，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报修工单经常是一拨拨的接着来。于是，喜欢究根溯源的他立即从报修工单系统、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中调取了相关数据，连续3天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进行数据分析，锁定了故障率最高的4个老旧小区。随后，他带着团队成员来到现场，又用了一周的时间泡在小区，现场检查每一只电表箱。

“起初我们也不懂，都纳闷这样劳神有啥意义？后来才发现，邵主任居然是详细记下了每家每户的电表接户以及每一个电表箱熔断器的生产厂家及型号。”计量室的施沩等一班伙伴们起初对邵凡的这种“笨招”都是“一头雾水”。

一番“折腾”后，邵凡向他们“揭秘”。原来，他在逐一检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老旧小区的用户表箱之所以故障率高，一是由于接户表箱的设计不合理；二是由于表箱内的熔断器额定容量达不到标定值。

老旧小区内的用户表箱都是用户自有资产。邵凡分析，很有可能是开发商在采购表箱时为了节约成本，选择了劣质产品。

现场检查后，邵凡又是一段时间整天猫在实验室里，将带回来的不同厂家的熔断器分类进行实验测试，查找每一根熔断器存在的问题。“任何事情，都要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我喜欢用事实数据说话，只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到正确的对策方案。“他甚至将每一根熔断器解剖，查找其内部的结构，发现，有的熔断器的熔芯就是一根普通的铜丝，甚至连石英沙都没有。

有了这样一手可靠的数据及实验资料，南通供电公司从2011年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老旧小区表箱改造。经过改造，南通市区低压计量设备故障率同比下降了27.09%，2013年春节期间更是达到了40.76%，去年底同比下降了53.63%，实现了供电可靠性、设备安全性的大跨步提高。

“他给我们装的都是放心表”

“计量人靠的是良心，做的是品质！”这是邵凡对计量职业的解读。

2013年6月，南通供电公司居民集中表箱改造到市区厂水村的100多户人家。这时，出现了情况：村民们担心新电表有“猫腻”，都怀疑新表要比老电表走得快，一致拒绝换表。

邵凡来到村里。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回答村民们的疑问，用权威的数字对比告诉人们新电表更稳定可靠。但就是没人信，说了半天还是坚持用老电表。

“听万遍不如见一回。这样，我们做一个新老表对比你们自己看，怎样？”一番僵持后，邵凡想出了一招来破局。

于是，村民们自己推选出2户同时接上新电表和老电表，他们随时可以观察两只电表的数据状况。看过试验后，大家再决定是否换表。

村民们乐意了，邵凡的同事们却个个手心直冒汗。“太冒险！虽说计量工具是高精密，但万一真有哪只新电表就比老电表走得快那么一点点呢？万一误差了，前面已改表的居民会怎样反应呢？……“那段时间，公司上下没一个轻松得起来。

就这样经过了半年的揪心和忐忑后，公司终于接到了村里两位安装了新旧电表村民的电话，两表数据一模一样，要求拆下旧表。“我们真信老邵了，他给我们装的都是放心表！“很快，100多户村民都主动申请更换了新表。

“计量做的就是计算和测量，所以计量人必须讲品质讲良心！”邵凡自信地说，经过他手里装出去的每一只表保证都精准无误，经得起公平和良心的检验。

“他是一个总想着帮人的好教头”

由于是公司计量方面的技术权威，邵凡在公司里还有一个比名字更响的称呼——“总教头”。

“他是一个总想着帮人的好教头，我们这些后来者哪个不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参加工作4年的大学生施沩说。

的确，虽然已三次被省公司邀请担任省计量专业总教练，但邵凡还是那样自甘平凡，不管是谁，只要有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他总是爽快答应，不解决问题不放手。所以，大家对他都是由衷地佩服和喜欢。

去年，国家电网公司组织开展电能计量专业竞赛。邵凡带队整整3个月时间，但本职工作一点没拉下。临近比赛的那段日子里，他是白天上课、晚上工作，总是把每堂课都讲得有声有色，保证让每个学员都入心入脑。

“每天晚上去总教头办公室，他准在，不是在电脑前忙着查看信息采集系统、分析相关数据，就是在为学员‘烧小灶’。大家不仅学会了他的专业技术，也体悟了他的敬业精神。“参赛学员刘凌辉一直非常珍惜与邵教头一起学习和战斗的日子。

后来，“邵教头”和他的团队获得了国家电网公司电能计量专业竞赛二等奖，又一批优秀计量人才在他的传帮带下脱颖而出。去年11月，邵凡被推选参加“我身边的计量人”全国典型人物评选活动，成为全省计量专业两位参评选手之一。

七旬老人守护钱钟书故居

钱钟书故居外观

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32号，省级文保单位钱钟书故居正被一堆碎石瓦砾包围。

这座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七开间三进的明清风格建筑，由钱钟书祖父钱福炯始建于1923年，后钱钟书叔父钱基厚因子女较多，于1926年在后花园扩建房屋，钱钟书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期。

1948年，钱福炯百年冥诞时，钱钟书、杨绛带着女儿钱媛回到了这所老宅省亲，这段故事，在杨绛所写的《我们仨》中有过记叙。如今，新街巷30号已经挂上了“钱钟书故居”的匾额，而新街巷32号的钱氏老宅，虽然也被列入文保，但并未彻底修缮，仍有钱家人居住。

77岁的钱静汝老人是钱基厚的孙女，钱钟书的堂侄女，也是目前钱氏祖屋里最后的钱家人。1984年回无锡后，钱静汝就与老伴和四个儿女住在祖父的老宅里，并一直与在北京的杨绛保持着书信和电话联系，因为已纳入文保，老人目前正在与市政府交涉搬家的事宜，她向记者透露，杨绛在电话里劝自己：“她对我说，‘阿静啊，别再住了，早些搬吧。’”

老宅往事 钱钟书16岁时还被责打

钱静汝自幼跟随父亲钱钟汉在上海长大，每年暑假都会回到无锡老宅，探望爷爷钱基厚和奶奶高氏。而钱静汝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为了支持祖国的工业发展，长期在外地工作，直到1984年才和老伴及4个子女从河南焦作回到无锡。

随着城市的发展，钱钟书故居附近的高楼拔地而起，老宅四周的老建筑都几乎被拆毁，挖掘机的轰鸣以及房屋倒地时大地的颤抖，让钱静汝老人对“90高龄”的老宅倍感担忧。老人说，等过完年，紧挨着故居的中医院将被彻底夷为平地，这预示着她还将忍受一次“地动山摇”的折磨，“老屋子是纯木质结构，没有地基，地下的木板，仅是用石头夹住，中医院挨得这么近，我害怕旁边拆迁时房子会出问题，它跟我一样年纪大了，经不起撞。”

钱静汝说，钱钟书故居原先是曾祖父钱福炯所建，30号院的主人是钱基博，钱基博有子嗣四人，长子就是钱钟书，而钱基博的长兄钱基成无子，钱钟书就过继给了钱基成。

钱静汝的爷爷钱基厚有子女7人，因为儿女较多，1926年钱福炯就让他在原先的钱家后院，再盖起了三进房屋，这便是新街巷32号的由来。钱钟书在无锡老宅长大，并在东林小学读书，直到初中才去到无锡辅仁中学和苏州桃坞中学学习，上大学前，主要住在祖屋，虽然“抓周”时挑了一本书，但年少时，钱钟书读书似未开窍，16岁时，他还被父亲在老宅内责打，又羞又痛的他方才知道上进，在考入清华前，他已是父亲引为得意的儿子了。

终成文保 京城文人联名护故居

1984年，钱静汝回到了阔别三十余年的祖屋，因为老屋的长年破败，屋顶和墙体受损严重，为此，钱静汝先后花费数十万元四次维修祖宅，2013年，无锡市政府也曾出资修缮，但祖宅的破败依旧显而易见，墙壁一块黑，一块白，斑驳不平。

因为中医院扩建，老宅在1996年险些拆毁，但钱静汝一直坚守着祖辈的产业，始终没有同意搬迁，为此，1997年，当时中医院甚至还将钱静汝等11个人告上法庭。当然，这场官司最终因为钱氏的两幢老宅被评为江苏省重点文保单位，中医院方面撤诉而不了了之。

1998年12月19日，正当拆迁官司进入白热化时，钱钟书先生逝世。钱静汝随后不断地向人大、政协建言献策，要求对钱氏老宅进行保护。事件最终引起了北京方面的重视，当时身在京城的7位文人联名写信给相关方面，要求保护钱钟书故居。2002年，位于新街巷30号、32号的钱氏祖宅，同时被认定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记者了解，2001年，无锡市委、市政府决定对钱氏住宅30号进行维修，根据古建筑“修旧如旧”和“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进行了修复，故居于2002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但32号老宅一直没有进行系统修复。

最怕老宅吃不消 附近新建楼宇探基120米

钱静汝也认为，为了让已成文保单位的钱氏老宅得到更好的修缮，搬迁是今后不得不走的路：“32号房屋原先的产权人都是我的叔父辈，他们一共7人，有些已经过世，现在我已经获得了他们的授权，目前，我也正和市政府商讨货币补偿的事宜。”

对于32号老宅的未来，钱静汝依然十分担忧，老宅已经深陷一堆瓦砾中，无锡市中医院已经在无锡中桥附近新建院址，钱钟书故居旁将新建什么项目，钱静汝并不十分清楚，但据她的了解，新来的开发商已经开始探基：“据说他们的探基深度达到120米，也就是说，新建的房子要挖120米深的地基，而且房子离故居如此之近，到时候我们这老房子吃不吃得消，我不敢说。”

无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研究员杨建民曾向媒体表示，多年来搬迁方案没谈拢，是因为钱家人意见没统一，“32号老宅始终是钱钟书故居的有效的组成部分，和钱钟书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他的文章、回忆录里也提到他在梅花书屋思考、读书，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块儿应该要保护上，不管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32号老宅都会得以保护。而现在货币补偿都形成了方案，因为其他方面没有统一，尚没办下来。”

杨建民还称，目前钱钟书故居内已经建立了钱钟书纪念馆，但钱钟书的手稿、生活用具、工作用具都很缺乏，在征集这些文物时，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对于钱钟书纪念馆的“困难”，钱静汝也无可奈何：“我跟杨绛说过这个事，但她说，‘阿静，别信他们，他们就是想骗些你大伯伯(钱钟书)的物什’。”

武威

钱静汝老人

揭秘

编辑：邹凌 (025)83279194
E－mail：213ZL@sina.com

珍闻轶事

“压岁钱”原为配饰 最初是为镇恶驱邪

每到传统节日春节，长辈往往会给晚辈一些“压岁钱”，希望晚辈们在新的一年中大吉大利，健康平安。“压岁钱”的习俗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但“压岁钱”最初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而是一种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目的也不是祈福，最初的用意是镇恶驱邪。

最早的“压岁钱”出现在中国的汉代，它最初的名字叫“压胜钱”，也称“大压胜钱”。这种钱币不是用来流通的，也不能当钱花，而是一种用来观赏的、可以佩戴的钱币形状的装饰品。“压岁钱”正面一般铸有吉祥用语，如“天下太平”、“四季平安”、“千秋万岁”、“去殃除凶”、“百毒不侵”等字；背面则铸有各种民间瑞兽祥鸟的图案，如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蝙蝠、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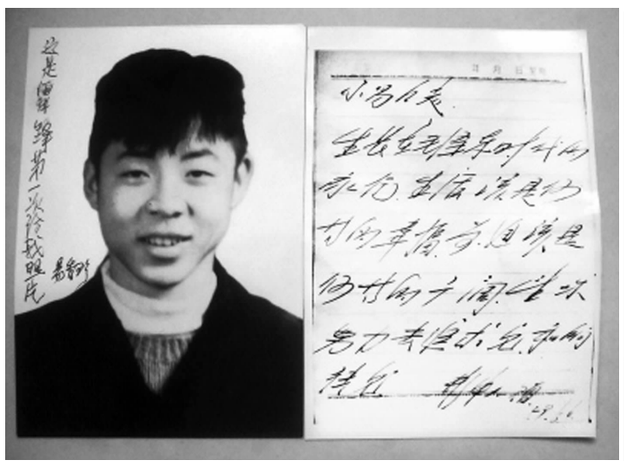
当时，人们对“压岁钱”有一种美好的寄托，这源于一则民间传说。相传古时候，有一种妖怪叫“祟”，专门在大年三十夜里出来活动，偷偷地潜入百姓家中，去摸熟睡孩子的头。凡是被“祟”摸过头的孩子，就会头痛发热，最后变成傻子。于是，家家三十晚上都点着灯彻夜不睡，谓之“守祟”。

有一对老夫妇老来得子，视若宝贝，三十晚上怕“祟”来伤害孩子，便拿出8枚铜钱给孩子玩，孩子玩累后就把8枚铜钱放在枕边后睡去。半夜，一阵阴风过后，“祟”潜入老夫妻家中，吹灭烛火，伸手去摸孩子的头，结果枕边突然迸发出8道闪光，把“祟”吓得夺门而逃！此事不胫而走，人们便认为那8枚铜钱乃是八仙化身来保护孩子的，因“祟”与“岁”同音，后来人们便将“守祟”称为“守岁”，并在大年三十晚上给孩子一些铜钱，以祈求平安。

宋元时期，过春节时，长辈都会给小孩一些铜钱，任其把玩，以求平安吉祥，这种风俗一直盛传不衰。明清时，“压岁钱”才有了正式的名字，清代典籍《燕京岁时记》中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因铜钱是线串的，所以古时民间也称“压岁钱”为“串线”。晚辈们将长辈赏赐的“压岁钱”像玉佩一样佩戴在身上成为一种装饰品，以用来辟邪保平安，也表示对长辈的一种尊重。

民国时期，“压岁钱”逐步向“钱”上过渡，代之以真正的货币，变成了大年三十“压岁”时，长辈发给晚辈的“福利钱”：红纸包上一百文铜钱，寓意“长命百岁”；包上一枚银元，寓意“一本万利”。

雷锋恋情曝光 生前女友还原真实雷锋



雷锋第一次送给易秀珍照片并赠言给易秀珍。

易秀珍（前右）与当年的工友在一起

雷锋牺牲后，易秀珍从不在媒体面前出现。整整一上午的专访期间，老人时而喜上眉梢，时而伤感过往的岁月，时而不失羞涩而忘情，时而掩面而泣……我们依稀可见雷锋在青春年少阶段曾经朦胧的爱情和曾经躁动的青春。

渐渐地，一个更真实、立体及丰满的雷锋从历史远处走来。雷锋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而今，许多雷锋的知情人一直回避雷锋隐秘心动的恋情。笔者企盼以真实的情节、真实的故事，真实地展示雷锋从平凡走向伟岸的人生，他从平凡做起，活出了一份有色彩的人生；他从平凡起步，品味到了人生的至美。

雷锋姓名由来：到鞍钢打冲锋

1958年11月12日傍晚，一列北上的列车刚刚停靠在湖南长沙火车站时，检票口就涌进了一群男女青年，他们是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在湖南招收的一批新工人。这群新工人在临时编组时，从望城县团山湖农场来的雷锋担任了易秀珍、杨必华、张月棋等临时组成的第三小组的组长。

在旅途中，雷锋的热情开朗、助人为乐，给易秀珍留下很好的印象。上车不久，在互相介绍中，易秀珍得知：雷锋原名叫雷正兴，鞍钢公司到望城县招收工人，他征得组织的同意才报的名，考试录取后就请县委副书记赵阳城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意思是“要到鞍钢去打冲锋”。

易秀珍，1941年农历六月二十三出生于湖南长沙县，小雷锋一岁。“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贫民家庭，我是老大，下有四个弟妹。那一年八九月份，鞍钢就在湖南招工，我刚考取长沙二中读高一，还没入学就去报名招工了。那时女孩读书的人少，读完高中就可以参加工作，父母舍不得我到外地工作，可家里太困难了，作为老大，我一咬牙就出来了。”易秀珍讲，当时鞍钢在湖南招了六七百人。“仅我们公社就来了十二三个，就我一个女孩。真巧，在长沙火车站，我就和雷锋被编排在一个临时小组。”

雷锋和她双双在天安门留影

车抵北京，雷锋、易秀珍等一下车他们就直奔天安门广场。

拎着苇编提篮的雷锋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全身照，之后瞥见旁边有一辆用作照相“道具”的摩托车，他兴奋地跑过去，骑上车。一脸灿烂的他身体前倾，做正在长安街上飞驰状。大北照相馆的摄影师给他留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给世人留下阳光、时尚、青春的雷锋形象。晚年，易秀珍接受采访时笑着说：“我也臭美，与雷锋一样爱照相，我穿着大衣在天安门前也留了影。”

那天，雷锋在金水桥上坐了很长时间，引起了执勤战士的注意。执勤战士严肃地告诉雷锋金水桥上不准久留。雷锋很不情愿地站起来，转身问：“你见过毛主席吧？”那个战士回答：“我在这儿执勤快一年了，也没有见过毛主席。”雷锋继续问他：“毛主席是不是住在天安门城楼上？”战士说：“毛主席住在中南海，天天日理万机。要见毛主席，得做出大成绩，当英雄、当模范。”执勤战士的这些话深深触动了雷锋。

这是雷锋惟一一次到北京。雷锋去世后，从他的日记中发现，北京天安门和毛主席多次进入他的梦境。事实上，如果雷锋不是意外去世，他很有可能亲眼见到毛主席。1962年6月上旬，雷锋所在的沈阳军区政治部批准雷锋作为沈阳军区代表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遗憾的是，雷锋在8月15日因公殉职。仅差45天，雷锋就可以见到他几次梦中见到的毛主席，而他不仅没有见到毛主席，甚至连这个消息都还不知道。

雷锋的友情、细粮、陪伴与年夜饭

这年11月15日，几经辗转，雷锋、易秀珍一行来到了目的地鞍山钢铁公司。也许是与开车有缘，虽然雷锋是奔着炼钢来东北的，没承想到了鞍钢，雷锋被分配到化工总厂洗煤车间当推土机驾驶员。

“从报到那天起，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一直到他当兵入伍才分开。我被分配到三炼焦车间学做调火工。我们同住在化工总厂的同一幢宿舍，他住207房间，我们女同志住三楼，我住在307房间；并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有时上下班一同走，业余时间也经常在一起玩。当时，我因为刚离开学校，第一次离开父母走这么远，所以总是想家，不安心工作。除了组织上的关怀和帮助，雷锋总像亲哥哥一样，用他那饱满的热情开导我、安慰我。他每当见到我愁眉不展想家的时候，不是找我出去玩，就是拿些书来给我看。”易秀珍说，当时她刚来鞍山也没有亲戚朋友，雷锋非常热情，像哥哥一样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予她很多照顾。“当时我吃不惯鞍山的高粱米饭、玉米窝窝头。每月一个人只有4斤细粮，雷锋常常把他那份省下来给我。我不许他这样做，可他说：‘我吃什么都行，等你慢慢习惯了，我就不给你送了。’他对别人的照顾不是作秀，更不图什么，他把工友都当做兄弟姐妹。”

让易秀珍最难忘的是1959年的春节。“年三十我是长白班，从早8点工作到下午5点；雷锋是中班，下午4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下班后，宿舍里没有几个人，大部分老工人都回家过春节了，只剩下几个南方人。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平时下班回到宿舍洗洗衣服、看看书，有时也出去玩一玩，可年三十回到宿舍，心情却大不一样，太想家啦。我的眼泪掉下来了，什么也不想做，饭也不想吃，我只好睡觉，一睡就到了初一也不想起来，两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一大早，知道我没有起来的雷锋就来到我住的房间门口，喊道：‘小易！快起来，我们一起去食堂买点好吃的。’我一听到他喊我，哭得更伤心。他劝我，安慰我：‘你这样哭，又不吃饭，会生病的。过完年你怎么能上班，如果你不起来吃饭，我就一直站在这里。’”

这次，雷锋在门外足足站了半个小时。最终，他以言行感动了易秀珍。易秀珍在接受采访时，深情地说：“当时，我看见雷锋就像见到了亲人，眼泪又止不住掉下来。他看我这样子，就自己跑到食堂买些好吃的拿到屋里，我们一起吃。雷锋就是这样一个人，为自己想得少，替别人想得多，以帮助别人为自己最大的快乐。”从此，他们结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情。

青春里一闪而过的皮夹克

雷锋的业余时间，多半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易秀珍几次设法请雷锋陪她去跳舞，雷锋总是借故推托了。易秀珍请好友杨必华和张月棋想办法，也终究没有把雷锋弄到舞场上去。

一次看电影时，易秀珍再次问起。雷锋想了想，严肃地说：“我并不反对跳舞，下次换双鞋，我一定去学学。我看跳舞也并不难。但我反对把业余时间都花在跳舞上。我觉得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

此后不久，雷锋便学会了跳舞。易秀珍和杨必华、张月棋几人也开始常去图书馆了。

一次，工厂职工俱乐部举行联欢晚会，雷锋主动邀请易秀珍等几位姑娘去跳舞。可雷锋依旧穿着他那件已经褪了色的蓝布工作服，长裤的膝盖处和胶鞋都打满了补丁。这和五光十色的舞会，怎么看也不协调。

散场之后，易秀珍悄然来到雷锋身边：“春天来了，该换季了，该买的衣服买两件吧！”雷锋说：“凑合着穿吧，衣服太多是浪费。”

“太多是浪费？可该穿好一点！你跳舞的时候，人家都笑你太土了……”见雷锋不吭声，易秀珍又说：“一个年轻人，出去玩玩也该有件像样的衣服，你看楼上楼下的谁像你……你没钱吗？春节前，几个湖南老乡向家里寄钱，有人钱不够，你就主动解囊过。你一个人过日子，参加工作也早，有些积蓄，你也不用寄钱回家，收入够多的。不要对自己太小气了！”

过了些日子，雷锋瞅准一个星期天，咬咬牙上街买了一身新“装备”——棕褐色的皮夹克、深蓝色的料子裤，还有一双黑色的牛皮鞋，外加一瓶“友谊”牌雪花膏。那天在宿舍试衣服，正好易秀珍和杨必华她们几个碰上了。雷锋笑了笑，开始“炫耀”起来：“这些是我去百货公司买的，‘光荣花’牌皮夹克还是天津华光皮件厂出的哩！所有这些，一共花去了我40多块，相当两个月的收入呀！”

易秀珍眸子里闪动着喜悦，她知道雷锋是听了自己的话才去添新的。

后来雷锋入伍，在排演一个叫做“老刘的故事”的时候，有人提议去市文工团借衣服。雷锋从皮箱里翻出了皮夹克和当时买的裤子等交给了导演。演出以后，雷锋再也没动过这件皮夹克。

个子矮，雷锋猫着腰站着开推土机

易秀珍记得，雷锋是1959年8月20日去弓长岭的。“他临去之前，送给了我一个笔记本作留念。上面写了这样两句话：‘船，能够乘风破浪才能前进；人，能够克服困难才能生存。’他的心意我是懂的。我从认识雷锋那天起，他总是迎着困难前进，而我在各种困难面前不知流了多少泪。”

雷锋被分配到了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当推土机手，这也是因为他在团山湖就已经会开拖拉机的缘故。当时车间有两种型号的推土机，一种是较小的德特54推土机，一种是斯大林80重型推土机（即C-80号推土机），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雷锋不要领导照顾，抢着要开大车，说这样能多干活。但事实上因为个子太矮的关系，在斯大林80驾驶室里，他坐着时看不见推土铲子，只能猫着腰站着开推土机。

推土机手作业，最难的莫过于检修、清洗发动机。雷锋学会了检修就不让师傅动手了。他每次都争抢着钻到车盘底下，仰躺着打开检示器，再仔细清洗发动机，干完了从车盘底下爬出来，作业服都被汗水浸个透。

去弓长岭 因为那里有她的雷锋

雷锋去弓长岭矿山建设工地后的那段日子，易秀珍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只要有人从弓长岭那边回鞍钢办事，我就变着法儿打听雷锋的情况。凡是从工地回来见过雷锋的人，都对我说：那儿环境如何艰苦，他干活如何没日没夜，有时忙得洗不上脸、吃不上饭，夜里还要点灯熬夜看书、写日记。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雷锋临走时，本来答应很快就会给我写信的，可我一连翻了七八天信箱，也不见他一个字。我实在有些稳不住神了，一横心，坚决请求领导批准我到弓长岭去。”

这年9月10日，易秀珍被批准去弓长岭工地。当天，她将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了辽阳弓长岭。一下车，易秀珍就到工地办公室报到，行李还没往住处搬，她就跑到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四处找雷锋。雷锋正挽着裤筒、打着赤脚在工地和泥，冷不丁听到喊“雷锋”，扭头一看，是易秀珍，立刻高兴得像个孩子。

据易秀珍回忆，这里的生活条件确实艰苦，住的是动迁后的土民房，破旧不堪，四处透风，她们女同志也是一样，只有一个屋，住十几个人，南北大板炕，中间火墙。“食堂是临时搭的席棚，吃的非常差。吃水困难，洗脸、洗衣服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当时，从湖南来的一名姓熊的女同志就不干了，回湖南老家去了。我也想不干了，想回家。雷锋知道了，就从食堂买大米饭送到宿舍给我吃，他吃粗粮。”

易秀珍说，雷锋有一对笑眯眯的眼睛、一颗火热的心、一双勤快的手，一看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好小伙。

就在这段时间，雷锋曾送过一张自己早期的照片给易秀珍，并在一张纸条上留言：“小易同志，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我们，生活该是何等的幸福，前途该是何等的广阔，望你努力去追求它和向往它。”易秀珍回赠了一张个人的小照片给雷锋。

吴志菲